

世界人口普查

(附 历年统计表)

[苏] 阿·伊·戈祖洛夫 著

世界人口普查

(附历年统计表)

[苏] 阿·伊·戈祖洛夫著

陈辅源于力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务印书馆

1975年·北京

А. И. Гозулов
**ПЕРЕПИСИ НАСЕЛЕНИЯ
ЗЕМНОГО ШАРА**
Москва • Статистика
1970

内部读物

世界人口普查

[苏] 阿·伊·戈祖洛夫著
陈铺源 于力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5 1/8印张 140千字

1975年4月初版 197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4017·130 定价：0.56元

译者的话

《世界人口普查(附历年统计表)》一书,系苏联阿·伊·戈祖洛夫所著,1970年12月由莫斯科统计出版社出版。本书搜集了1790年以来大约一百八十年间的一千八百五十多次人口普查的资料,考察了世界五大洲大约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普查的情况,并对某些专题(如进行普查的时间和普查分期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

人口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带有强烈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不仅构成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是一切社会关系(包括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部社会关系)、特别是其中的阶级关系的承担者。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在分析人口和人口学问题时,首先从人口是由社会各阶级所构成这一点出发,并把它当作正确理解人口学问题的基础。但是,在本书中,由于作者的修正主义立场,他没有、也不可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人口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作者所着重强调和详加分析的只是有关人口特征的一般指标,诸如:人口的地区分布、个人和家庭状况以及住房条件和迁徙问题等,而对于反映人口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指标,作者所做的说明充其量也不过是指人口的部门构成和职业的区分而已。这种分析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本观点,阉割了人口理论的强烈的阶级内容。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口理论表明：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而不是自然规律，人口规律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列宁进一步指出：“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而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而本书作者却沿袭了资产阶级统计学所惯用的客观主义手法，把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人口统计资料不加区别地罗列在一起，而不指明这些普查的不同性质和基本特点，从而抹煞了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人口普查的根本区别。

一定的理论研究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和阶级利益服务的。本书作者在人口理论的上述及其他一些根本问题上的论点，正是为了适应苏修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对此，读者在参阅时应予以严肃的批判。

本书所搜集的有关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的资料，以及对它们进行的若干整理工作，对于我们研究世界人口普查的历史，对于分析和研究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和有关问题，以及了解当前世界各国人口普查的一般情况和特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批判地阅读。

由于译者水平的限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予以指正。

作 者 的 话

本书的目的在于阐述全世界人口普查的研究概况。全书分两个部份加以专题评述。

第一章阐述从十八世纪末开始直到目前的人口普查过程；介绍人口普查分期状况，介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力图把宗主国和殖民地的人口普查定在同一时间的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进程而遭到的破坏；探讨人口普查采用的深广两种考察方法，即人口考察采用的少而精和广而略的两种形式的表现；探讨进行人口普查的间隔时间，以便找出人口普查分期的某些规律性；论证临界时间对人口数量指标和反映人口状况的其他指标的准确性的影响。

本书第二章评述人口普查计划及其发展。这一章探讨的对象是人口的分类、本人与家长或户主的关系、性别和年龄、民族和本族语言、家庭状况、以及反映人口社会经济成份的其它指标。

在附录中，载有两种历年统计表：在第一表中，按年代顺序列举了符合定义标准的全世界历次人口普查，并注明了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一国家举行（见历年统计表 1）；第二表中，列举了一些虽不完整、但往往可以作为人口总数计算依据的人口普查和统计（见历年统计表 2）。这后两种普查和统计不乏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在那些这两种统计方式比较常见的国家。这样分类可以使明确人口统计的类型，进而认清其对了解人口数和人口成份所起的作用。

因大量相互矛盾的资料而造成的复杂的计算工作，使作者及

其助手们花了许多精力。

作者谨向担任历年统计表最后目录编定和其他一系列统计工作的 M. Г. 戈利果良茨、参加资料选编工作的 B. H. 恰别克、B. A. 克洛科夫和 3. A. 科兹罗娃表示感谢。

作者在此还向曾就本书内容提出宝贵意见的 T. H. 罗干诺娃和 Л. E. 达尔斯基两人谨致谢忱。

目 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世界人口普查的研究概况	1
第一节 人口普查定义的标准	1
第二节 用普查方法考察人口的过程	5
第三节 普查的分期	20
第四节 普查时期的比较	28
第五节 用普查方法考察人口的长期性	31
第六节 进行普查的年份和月份	40
第七节 临界时间	49
第二章 说明人口特征的指标	53
第一节 普查计划的发展	53
第二节 被统计人口的类别	58
第三节 人口的地区分布	65
第四节 同家长或户主的关系	71
第五节 性别与年龄	74
第六节 民族和本族语言	78
第七节 宗教信仰	84
第八节 家庭状况和家庭构成	87
第九节 识字状况和教育程度	90
第十节 出生地和居住地址	92
第十一节 人口迁徙问题	95
第十二节 人口繁殖率的考察	98

第十三节	生理和心理缺陷·····	102
第十四节	社会经济指标·····	104
第十五节	住房条件·····	113
附 录:		
	世界人口普查(1790—1968 年)历年统计表 1·····	117
	不完全的世界人口普查及其相应的统计 (1790— 1968 年)历年统计表 2 ·····	154
	历年统计表 1 和 2 的注解·····	158
	图书目录·····	172

第一章 世界人口普查 的研究概况^①

第一节 人口普查定义的标准

在着手论述世界人口普查和编制历年统计表以前，首先必须根据已公布的有限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所作的有系统的分析，尽可能为“人口普查”这一概念的内容下一个定义，也就是说归纳出普查定义的标准，或者说归纳出一些用以区分普查和其他统计活动的特征。但远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做到这一点，并达到所需要的准确程度的。

一些个别的作者或一些全国协会都曾不止一次地试图给所谓普查这种统计活动下定义。我们不拟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历史方面，而只是引述一个最近的、颇为流行的定义：“在一定的时间或时期收集、整理、公布有关一国或一定地区的全部人口、经济和社会资料，这种统计活动的总和可以称作人口普查。”^②

国际协会规定了下列普查基本标准：1) 集中性，即应由一国的中央政府或会同地方机关以官方名义进行人口普查；2) 包括固定的领土，其范围应由政府通令或统计机关决议严格确定；3) 普遍性，即普查应包括所有人，不得遗漏，同时不能重复统计；4) 时间一

① 在本书中，作者使用了一千八百五十次人口普查和一百四十多次不完整的统计资料。

② 转引自 T. B. 李亚布希金：《国际统计学》，莫斯科，《统计》出版社，1965 年，第 165 页。

致性,即指统计活动应定在严格规定的地点和时间(临界时间),也就是说应在严格规定的时刻或限定的期间内收集资料;5) 个别登记,即应向每个人单独收集资料,进行直接调查,而不是把一家或属于一个家庭经济的所有成员当作一个单位加以综合统计;6) 整理和公布调查资料应按照该国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划并根据反映居民特征的人口学和社会学基本指标进行^①。

这些标准各有不同的意义。有些指标具有根本意义,有些则只起辅助作用。因此,由国际协会和国外研究人员列入历年统计表的普查和统计活动的数目只有一定程度的相对性质,因为上述那些现在已约定俗成的标准并不是始终被遵循的。这些标准在各种统计调查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修改。

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一条标准乃是人口考察的普遍性。不把全部人口而只把某一种成份或某一地区的人口当作考察对象,这在人口统计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美国成立联邦以前的时期,在俄国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俄罗斯历次国家人口调查中,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曾经进行过这样的统计活动。二十世纪也曾反复进行这种统计活动。但是把这种统计活动(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列入人口普查历年统计表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它们在方法学方面对于调查人口数和人口成份具有某种学术价值。

对于这条标准应该在历史发展中加以观察。如果要一丝不苟地遵循这条标准,那末我们就得在历年统计表中把1920年8月28日苏联第一次普查排除,因为它只调查了全国人口的72%。但这次普查无论就其普查计划方法学问题的提法,还是就其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而言,都有重大意义。关于其他人口统计,可以说,凡是

^① T. B. 李亚布希金:《国际统计学》,第165—166页。

在方法学上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并涉及全国大部分人口的，照例都被编入历年统计表。这就给普查次数统计造成误差，有时少算，有时又多算。但是这种实例不是很多，大概不会超过普查总数的2—3%，因此对国际协会制定的历年统计表上所探讨的普查发展规律和趋势，不致产生太大的影响。这也恰恰是国联和联合国各委员会所代表的国际统计组织所一向维护的立场。

被调查的人口是否占多数或绝大多数，这可以作为衡量普遍性的一条标准。在这方面应该倾向这种看法，即如果普查包括的人口明显地占绝大多数或者具有方法学上的优点，那末就有理由把这种统计活动列入普查一类。往往有这种情形，即只把白种居民当作调查对象，特别是在非洲大陆。这主要是指这个大陆过去的，即殖民统治时期的人口普查。因此我们把凡是调查一国人口主要部分并考察该国土著居民的统计活动划为人口普查一类。

凡是只调查为数不多的外来居民或白种居民的普查，我们一般不列入第一个人口普查历年统计表，而是把它们编入不完整的统计活动表中。这些统计活动数目不多，包括或不包括它们，并不影响探讨人口普查发展史中的规律性。这种提法不适用于非洲大陆，因为这种统计活动在那里是十分常见的，可能影响到规律的性质。

对人口进行个别统计，即把每个人的资料分别登记在普查卡片上，这是一条重要标准。这对确定人口成份是很有必要的。遵循这一条标准，使现代的人口普查计划大大丰富了。

在进行人口普查时遵循临界时间可以说是另一条标准。尽管欧洲国家最早的人口普查并不遵循这条标准，而且现代非洲和亚洲某些国家也违背这条标准，但是遵循这一条对于澄清我们关于国家、大陆以及全世界人口数和人口成份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提到的标准是历史地自然形成的，只是由于统计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现代国家才具有意义。因此不应把普查必须具备所有这些标准作为要求，同样向这种统计活动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个别国家提出。

我们严格遵循所有这些标准，把 1790 年^①至 1968 年所进行的人口调查中的全部统计活动都分别列入两个历年统计表中：列入第一个表的是纯粹的人口普查；列入第二个表的是在上述期间进行的不完整的和未完成的统计，这些统计在一定程度上都曾被用来计算人口。因此我们把 1952 年摩洛哥普查列入表 1 内，虽然它只调查了这个国家的回族居民(占全国大多数)并且没有规定临界时间。与此同时我们却没有收进 1931 年南非共和国白种人人口普查，因为这次调查固然包括了国内相当一大部分居民，但在方法上只不过是重复以前的英国普查罢了。

其他有关统计和普查编列历年统计表的问题，也都一律照此办理。几次俄国国家人口调查都没有编进第一个历年统计表，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提出的任何一条标准，尽管某些作者至今依然把它们列入人口普查类里(如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人士)。这几次俄国国家人口调查被我们编入表 2，是因为它们当时曾经是计算人口总数的一个依据。

我们在人口普查总数统计方面采取了两个方案：1) 根据现代的国家和领土的划分进行统计，2) 根据当时的区划进行统计。按照现在的政治区划将每个国家的普查次数加起来，就得出符合第一个统计方案的人口普查总数。把未加着重号的国家和地区的普查次数和列入各大洲补充项目的普查(即按照普查当时的区划编入的普查)次数加在一起，则得出符合第二个方案的人口普查总

^① 人口普查史通常从开正规普查之端的美国 1790 年普查算起。

数。由于指标不同,人口普查数自然也随之而异,并且其差别大小取决于个别地区分成独立国家的程度。

由于我们首先关心的是现已形成的国家疆域内的人口考察现状,因此第二个方案只不过是来说明按照两种方案统计普查次数所造成的差别而已。

德国的普查次数可以说是这种差别的明显例证。如果说1871年至1946年在德国境内共举行了十三次普查,而1947年至1968年在同一地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柏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别各举行两次普查,那末按照第一个方案,普查总数为四十五次,而按照第二个方案则为十九次,这就是说,事实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的居民分别被普查过十五次。

这里只有普查次数被重复计算,而人口数未被重复计算,因为有关人口的数据是按照各该国家的现代区划提供的。由于奥匈帝国分裂而产生的一些国家,情况也同样如此。在评述现代的人口普查及其同以往普查的继承关系时,应该考虑到这一事实。

第二节 用普查方法考察人口的过程

在考察人口的数量、成份和地理分布时,人口普查是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卡·马克思和弗·伊·列宁都非常重视人口普查材料,把它们看作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料来源。卡·马克思在分析英国1861年的国情调查时写道:“不管这个官方出版的文件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的一行行的数字看起来多么枯燥,这些数字事实上对英国总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比充满了漂亮废话和政治胡说的几部巨著都更珍贵的材料。”^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549页。

弗·伊·列宁多次引用俄国和外国的人口普查材料。他引用这些材料来研究人口的阶级成份、人口按生产类别和职业性质的分类、以及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人口都市化问题。他对这些材料作了批判性的整理,以便得到有关人口的精确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在俄国和德国的各次普查和美国的国情调查中,不是所有的时候都能充分反映出来的。

这些资料有助于阐述有关各洲、国家、地区的人口考察时间的长短和普查范围的广泛程度的许多问题,有助于观察研究用以认识人口的统计方法的演进。这个问题越出了狭窄的人口统计的范围,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探讨全部专题统计的大量现象和种类的方法的一个检验。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普查的组织方法和规划方法问题都经历着变化。每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都对人口考察提出自己的目的。人口普查的考察技术也经历着变化。人口普查的组织从属于政治目的和行政任务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消除普查的不同的内容,而是相反,要求这种不同的内容。在资本主义时代形成的人口普查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不是,也不可能是与奴隶制罗马时代和中世纪封建关系时代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还没有把普查这种方法当作经常考察人口数和人口成份的一种方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只有偶然进行的普查,大多带有地方性质和财政性质。这些普查的组织方式是原始的,计划是贫乏的,进行时期则很长。只有在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成立了一些大的民族国家之后,才产生了普查这一考察人口数和人口成份的专门而有组织的方式。

十八世纪末,遇到了一些不同的人口总数的统计。例如,里克乔利测定 1672 年全世界人口数为十亿人,而兹斯米赫查出 1765

年的人口数为十亿八千万人，乌尔别克在 1788 年确定全人类总数为八亿人，C. 伏尔纳测定 1803 年的人口总数为四亿三千七百万人，Д. 平克顿则查出了另一个数字：七亿人。马尔特-勃伦把 1810 年全世界人口数定为六亿四千万人。

虽然随着人口普查方法的广泛运用和这些方法的日臻完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了可能更为精确地去测定人口数和人口成份，但是即使是现代的人口统计学也会引起不少对测定全世界人口总数的准确性、特别是对确定说明人口特征的指标成份的准确性的怀疑。这就使 B. C. 沃丁斯基和 E. C. 沃丁斯基充分有理地断言，即使对现时代来说，“许多国家的人口统计也是建立在十分可疑的基础上的。”^① 两位沃丁斯基引用了联合国统计处有关非洲和亚洲一大部分人口的结论，不无根据地指出，这些数字是十分贫乏的，并得出结论，认为约三分之一关于世界人口的资料是建立在粗略的估计和十分可疑的来源上的，而三分之二则是根据多少正确的计算。据他们的意见，对于那些其数据可疑的国家来说，差额大约是在 10% 之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则为 5%。

应该认为，我们对世界人口数实际上只有一个近似的概念。例如，Д. 格洛福德把 1950 年的世界人口计算为二十五亿人^②，而在伦敦皇家学会的报告中，同一年的这个数字却定为二十四亿五千四百万人，在联合国年鉴中，却是二十五亿一千八百万人。

世界人口测定不正确的例子便是中国的人口统计。对 1930 年前后年代中国人口总数的估计所提供的这个国家的人口数为四亿四千四百万人——四亿八千万人；B. 威尔科克斯测定 1937 年

① W. S. 沃丁斯基与 E. S. 沃丁斯基：《世界人口与生产：趋势和前景》，纽约，1955 年，第 33 页。

② J. 格洛福德：《供养六十亿人口的国际形势》，墨尔本，1961 年，第 4 页。

中国人口为三亿五千万人，而中国内政部却把 1940 年的这个数字定为四亿五千万人^①。M. 本奈特所提供的 1950 年的数字为五亿三百万人^②，这个数字很多人都认为是接近实际的。但是，第一次全中国人口普查（1953 年）的结果却是多了一亿人口。因此差额几乎达到全中国人口的六分之一，或全世界人口的 4% 左右。

人口数量测定中出现的误差，不比这小的，我们在一些小的国家构成里，特别是在非洲和在大洋洲的一些小岛上也遇到了。所有这些说明了，世界人口估计数字只是一个接近于实际的数字。不同的考察者在测定人口总数时所以有很大的出入，特别是在早期，主要是因为他们一般都没有运用人口普查，并且只有一些十分贫乏的行政统计资料，这些资料是很不可靠的，而且只是有关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有时只是有关某一部分居民的（例如，有关在非洲国家中的欧洲居民的）。

自第一次普查以来已经差不多过了一百八十年了。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普查的范围差不多达到了全球各国。搜集关于人口的资料的方式大大明确了，计划扩大了、丰富了，说明人口特征的指标的数量和成份改变了。

一些国际统计协会开始从事人口考察。海牙的国际协会、国际联盟的统计委员会，其后还有联合国的一个有关的局，都开始关心人口数和人口成份。最近联合国成立了各洲的专门统计委员会，以制订这些洲的各个国家的普查选题计划。这些常设委员会组织了代表会议，会上对普查期限和计划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积累起来的大量普查材料是进行真正的调查的基础。首先要确定，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在其境内曾进行人口普查的国家构成。

① W. S. 汤姆逊：《太平洋地区的人口与和平》，芝加哥，1946 年，第 179 页。

② M. K. 本奈特：《世界粮食》，纽约，1954 年，第 8—9 页。